

第一部分
经 历 圣 灵

©2019 by The Committee of the
Westminster Conference
All Rights Reserved

I

加尔文与对上帝的经验性认识

J·奈杰尔·威斯赫德 (J. Nigel Westhead)

引言

多年以来，约翰·加尔文认识上帝的教义备受学者关注；这不仅表现在一些著名的专项研究上，例如爱德华·A·杜威 (Edward A. Dowey) 的研究¹，还表现在有关加尔文的综合性作品上，比如威廉·涅塞尔 (Wilhelm Niesel)²与弗朗索瓦·文德尔 (Francois Wendel)³的作品，以及更晚近的威廉·J·鲍斯玛 (William J. Bouwsma)⁴的作品，它们都对这一方面予以了重视。就广义而言，我们现今的关注点与加尔文认识上帝之教义不无相关，但总体而言是更加狭义的。准确地说，我们要谈的“认识上帝”是被称为“经验性”的那一部分。我们现在并不打算对“经验性”一词进行正式的定义⁵，而是更愿意让加尔文自己来说话，希望能够领会其中的一些意义；或许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悟胜于教”了。

《基督教要义》中的认识上帝

虽然加尔文没有就经验的问题专门写一章，但我们可以看出，经验与经验性的语言在加尔文的思想中贯穿始终，完全配得赫尔曼·包克 (Herman Bauke) 对他的描述：“一位经验性的神学家”。⁶毕竟，如果他的思想中没有对于经验问题的关注，我们怎能探讨这个问题呢？在本文开头部分，我们打算着重来看

©2019 by The Committee of the

Westminster Conference

All Rights Reserved

加尔文本人在《基督教要义》中的表述，尤其是要参考前面几章。虽然加尔文并没有在这几章中写完经验方面的内容，但毫无疑问这部分是他所写一切内容的基础，因为这一点，我们也要着重谈论前几章。这一部分应该是全文最神学化或最理论化的部分。第二部分则更着重探索加尔文对经验性地认识上帝的强调，以及这种强调如何表现在他的生活和经历中。这将是本文中实际化或曰经验化的一方面。那么，我们首先来探讨《基督教要义》。

1559 年版的《基督教要义》^① 开篇首句与 1536 年版的相比，我们应当注意那里突出了认识上帝的经验性。1536 年版的是：

整个神圣教义几乎都由这两部分构成：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。⁷

与之相比，1559 年版的是：

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智慧，也就是那真实与可靠的智慧，几乎都由这两部分构成：认识上帝与认识自己。⁸

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“教义”一词（亦可译为“哲理”）及其理性主义的意味让位给了“智慧”，这个词意思更宽泛，既包含实际的层面，也包含理论的层面。因为这里的含义，所以我们看到随后的内容如此实际时就毫不吃惊了。

认识上帝与认识自己

加尔文一开篇探究“认识上帝与认识自己”的主题时，经验

^① 本书中所引 1559 年版《基督教要义》的译文均来自：《基督教要义》，钱曜诚等译，三联书店，2010。略有改动，下同。——译注（若非标明，本书中的页下注均为译者所加）

性的内容就已经出现了。首先，认识上帝至少部分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结果。加尔文说道：“认识自己不仅唤醒我们寻求上帝，同时也会牵着我们的手领我们寻见祂。”⁹要看到我们是因着经验认识自己并借此认识上帝的，这对我们而言很重要。我们是以经验为媒介得到这一认识的。

也因为我们每个人深感自己的悲惨，以至使我们对上帝略知一二。因深感自己的无知、虚空、贫乏、软弱……堕落、败坏，我们便意识到智慧的真光、真美德、丰富的良善，以及无瑕疵的公义，这一切唯独存留在主里面。因这缘故，我们的罪反而催逼我们想到上帝的恩惠。¹⁰

用加尔文常用的一个片语来说，就是“经历是为人师”（experientia magistra）或“经历能教导人”（experientia docet）。¹¹加尔文的著作在各样不同的情况下多次确认了这一点。当他谴责在崇拜中使用偶像时说道：“日常经验告诉我们，若非有某种像人一样的形体代替上帝来安慰我们，肉体便总是烦躁不安。”¹²在有关确据的内容中，加尔文谈及了圣经用语“完全的确据”：“这使人冲破疑惑，将上帝的良善向人明白显明出来……除非我们感受并经历到这怜悯的甘甜，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确信它。”¹³当然，我们要记得在他关于经验的整个表述中来理解这话。稍后我们将会看见，对加尔文而言，个人经历或当下经历必须根据堕落、根据罪对我们本质的影响小心地加以检验。也就是说，不能离开圣言去看待经验，不能视经验为一种完全无关的认识媒介。圣言是首要的，随后的经验是为了确认前者。“我们最强调的是教义，”加尔文说，“因若不明白这教义就无法得救。然而，这教义必须感动我们的心，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使自己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结出果子来。”¹⁴

反言之，认识上帝也促使我们认识自己。“必然的，”加尔文说，“除非人先仰望上帝的面，由对祂的沉思进而谦卑地省察自己，否则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自己。”¹⁵如果我们不举目仰望上帝，不将

之作为“审查自己的标准”，加尔文说，我们如同“只见惯了黑色事物的眼目”，“便以为略带白色甚至棕色之物即为极白的”。¹⁶不过，我们一旦举目向上帝，一旦清楚地看见祂，就会清楚地看见自己。并且，藉着清楚地认识上帝而认识自己，这一认识不仅是理论性的抽象知识，其本质具有极深的影响力。加尔文说，从这一认识中得来的是：

因此，圣经描述圣徒每逢处在上帝面前时都是何等恐惧战兢。……上帝尚未显现之前站立得稳的人……一旦面对上帝的荣光时便异常惊骇，甚至被死亡的恐惧抓住而自卑——事实上，他们被这恐惧淹没，几乎气绝了。由此可见，除非人将自己置于上帝的威严之下，否则他便永不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悲惨的景况。

认识上帝与敬虔

加尔文所指的认识上帝在《基督教要义》第二章中表达得更充分。在这一点上，加尔文所说的并非“接受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睦的恩典”，反而是指“人原有的和单纯的认识，若亚当仍是义人，那我们的天性本身也会引领我们明白这种认识”。¹⁷一句话，他在此所讲的是未堕落的人所经历的认识，并非是指作为基督徒特有的认识。他将这种认识在生命中的显露称为“敬虔”，所以敬虔正显示出这种认识的基本特征。哪里有对上帝的正确认识，哪里就有敬虔；哪里没有敬虔，哪里就没有对上帝的正确认识。“诚然，”加尔文说，“我们若前后一致，便不会说：在没有基督教或敬虔之人的地方会有人认识上帝。”¹⁸那么，这敬虔，这信仰所包含的是什么呢？或换种说法，“认识上帝”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呢？引用加尔文自己的话来讲就是：

敬虔的人……以单纯的信心倚靠祂，并不怀疑上帝以祂的慈爱救他脱离一切困苦，因他承认上帝是主和天父……承

©2019 by The Committee of the

Westminster Conference

All Rights Reserved

认他在万事上有主权……敬畏上帝的威严、把荣耀上帝当作他的目标、顺服上帝一切的命令……他永不忘上帝审判的宝座就在他面前，并因惧怕上帝而约束自己……这人遏止自己犯罪……因为他爱和敬畏天父，就敬拜祂为主。即使没有地狱，他仍然不敢激怒祂。这就是纯洁和真实的信仰。¹⁹

然而，并非只有敬虔的人才会经历上帝。加尔文说，不敬虔的人也对上帝怀有一种“模糊的、笼统的尊敬”，不过他继续说道：“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十分稀有。”²⁰加尔文还进一步确证这一点，他说不敬虔的人时不时感到“他们所不愿相信的上帝真的存在”。²¹“最大胆藐视上帝的人，”他接着说道，“也会被一片落叶的沙沙声吓得战兢不已”，因为，“来自威严之上帝的报复……抨击他们的良心。……虽然有时对上帝存在的意识似乎消逝了，但这意识立刻又重新抓住了他。……他们常被可怕的噩梦侵扰”。在这里，加尔文如此评论道：“因此，即使是不敬虔之人也证明了这个事实——对上帝的一些意识在人的思想中是活跃的。”²²据此，不论是敬虔还是不敬虔之人，都具有对上帝的经验。这一认识，我想亦可称之为“直觉”，因为所谓的“哲学认识”关注的是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一些观念，与经验相分离；相较而言，对上帝的认识是更直接、更即时的。²³加尔文的说法也类似，他认为对上帝的认识“并非那种首先在学校里学到的教义，而是与生俱来的，当人在母腹里时便早已存在”²⁴。但是，不论是敬虔还是不敬虔的人，这种认识是从何而来的呢？加尔文这段回答相当著名：

人心因他的本能多少意识到上帝的存在……上帝亲自将某种对祂威严的认识安置在所有人的内心……这种对上帝的感觉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所有人心中……对上帝的坚定信念，宗教的倾向就是由此而生，就像种子发芽一样。²⁵

上述引文包含了加尔文的两个著名概念：一是对上帝的感觉

©2019 by The Committee of the

Westminster Conference

All Rights Reserved

(sensus divinitatis)，他说这是植入每个人里面的；二是宗教的种子 (semen religionis)，安置在每个人里面，一切宗教都由此而生。显然，加尔文关于认识上帝的教义包括人的天然禀性，它与认识上帝的经验特征紧密相连，诸如“本能”、“意识”、“感觉”、“确信”，而“倾向”一词就更清楚显明了。

认识上帝与普遍启示

上帝不仅在主观上赐予人对上帝的感觉，将之铭刻在人的心间，不仅将宗教的种子种进人心里，加尔文说，祂还“在创造宇宙的整个工作上天天启示祂自己”。主观上认识的能力因客观上的启示得以补全，因此，他说：“宇宙如此井然有序地运行，宛如一面镜子，叫我们想到那位肉眼看不到的上帝。”²⁶这类启示我们称之为“普遍启示”。然而我们又要问，这种所谓的“普遍启示”是何种对上帝的认识呢？概括而言即“经验性认识”。加尔文自己的话冗长而有力，将这一点表达得十分清晰：

我们要留心上帝要我们怎样认识祂：不是那种空虚、毫无意义的臆测认识，仅来自于头脑的思辨，而是扎根在心中，只要我们正确把握就能结上帝所喜悦之果子的认识。因主以祂的大能彰显自己，而我们的心感受到这大能，并享受这大能所带给我们的益处。因此这清楚的认识必定更深刻地打动我们，远胜过一位我们所不认识的上帝。显然最完美和恰当的方式……是思考祂的作为来寻求上帝，因为上帝藉着祂的作为使我们亲近、认识祂，并在某种程度上亲自与我们交通。……我们如此寻求上帝也于我们有益，因为这样的寻求会充分发挥我们的思考力，会诧异地发现上帝的奇妙而深受感动。……这种对上帝的认识不但会激励我们敬拜祂，也会使我们醒悟并鼓励我们……盼望。²⁷

在这段引文中我们注意到，加尔文在认识上帝的关系上，

**©2019 by The Committee of the
Westminster Conference
All Rights Reserved**

将头脑与心区分开来，特别将心摆到了首要位置。我们在这里看见，经验的问题与我们的人论联系得何等紧密，特别是我们如何理解人的心理构成。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加尔文与他所继承的中世纪传统有所对立。经院学者在认识上帝的问题上将理性能力放在首位，但加尔文看到了我们称之为“全人”的重要性，包括经验方面的机能——心与灵。用威廉·J·鲍斯玛的话来说：

加尔文反对过去看待知识的许多观念；同时，他在构思另一种知识的概念，对“人”这一观念（作为一个神秘的整体）是更恰当的。如果我们认为人格是一个神秘的整体，就应当认为“认知”是一种整体的功能，其超越一切的“内核”是人心。与哲学性知识不同，心灵的知识不是客观的、冷冰冰的，其中充满了感受……这就是其完整的意义：以一个整体的存在，去认知。²⁸

人对上帝的无视

至此我们已经看见，加尔文认为人对上帝的认识是与生俱来的。每个人里面都有对上帝的感觉和宗教的种子，此外还有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作为补充。也就是说，敬虔与不敬虔的人都以自己恰当的方式经历到上帝。据此，我们可能会期待人能够准确地认识上帝，这是敬虔和真宗教所必需的。加尔文本人也有着这样的期待：

人好像器皿，盛满上帝数不清的作为，同时也好像一间宝库，装满祂所赐无法估量的财富。虽然他们理当因此情不自禁地赞美上帝，但他们却更加高傲自大。²⁹

显然，这其中有个问题。上帝所赐的管道被堵塞了，他们并未真正地认识上帝，那种认识能够“首先教会我们惧怕和敬

畏”³⁰。加尔文认为，“世上已没有真正的敬虔”³¹，残存的对上帝的认识是“混乱”的，并不是“生发信仰的敬虔”³²。不过我们再进一步地问，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？是上帝安置在我们里面的渠道不充分吗？是上帝在自然界中对自身的启示不足够吗？总而言之，上帝原认为人应当认识祂，而人并不认识祂，这是上帝的错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加尔文的回答是：“不！”

虽然上帝的作为很清楚地反映祂的神性和祂永远的国度，但我们却愚昧到对这么明显的见证越来越迟钝，终致对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毫无益处。³³

简言之，其解释就是“我们的愚昧”！因此，我们虽然活在如此“令人眼花缭乱的剧场”中，却因着自己的错失而“弄瞎了心眼”，以致“千百人中也难找到一位真正能看见这荣耀的人”。³⁴在正确认识上帝方面，我们处于黑暗之中，这黑暗在我们里面，完全不在于上帝，也不在于祂对我们的供应。因为，一方面上帝的工作是如此完备，另一方面我们对此却是瞎眼的，因为自己犯罪，我们无可推诿。加尔文说道：“虽然我们没有与生俱来的纯正、清楚地认识上帝的能力，但我们仍是无可推诿的，因为拦阻我们认识上帝的迟钝是出于我们自己。”³⁵

认识上帝与圣经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若要认识一点上帝，上帝必须主动发起，为我们开出一条新的认识管道。上帝在圣经中如此行了。请看加尔文在《基督教要义》第六章中是如何引介这一主题的：

就像那些年老眼睛昏花和视力很差的人，如果你给他们一本很有价值的书阅读……他们也很难辨认其中的字迹。但当他们戴上眼镜，就可以清楚地阅读；同样的，圣经使我们迟钝的心开窍，并使我们原先对上帝模糊的认识变得清晰，

而能正确地认识独一真上帝。³⁶

即使哲学家也无法从自然界中准确可靠地推想出上帝，所以若要真认识上帝，圣经是必不可少的。“所以我们若想领受真宗教，”加尔文声称，“就必须相信这信仰是根基于天上的教义，若不研究圣经，就丝毫不能明白纯正的教义。”³⁷这种启示我们称之为“特殊启示”。

认识上帝与圣灵

不过问题仍然存在。如果我们对于如此清晰的普遍启示是瞎眼的，又如何能理解特殊启示的内容呢？毕竟，盲人既看不见60瓦灯泡发出的光，也看不见太阳！加尔文本人已经说过，问题出在我们里面，而非外面，所以如果上帝不做工从客观上使我们能够明白，就算是特殊启示也帮不了我们。这里他在论述中引入了一点：人需要圣灵的位格和工作。更明确地讲，就是他所称的“圣灵的内在见证”（*testimonium spiritus sancti internum*）。加尔文说道：

除非圣灵在人心里印证，否则人不会接受它。因此，藉众先知的口说话的同一位圣灵必须渗入我们的心，说服我们：他们是在忠心地宣扬上帝的吩咐。³⁸

并且，与我们特别相关的一点是，由圣灵所标志、圣经所传达的知识是经验性的。因为，“藉此大能，上帝吸引甚至点燃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甘心乐意地、主动地顺服上帝，这大能比任何人的意志或知识更有效、更实在地使人顺服上帝”。³⁹加尔文又说道：

圣经上所启示有关上帝的知识，与在受造物上所启示知识的目的是一样的。这目标先是引领我们敬畏上帝，而后信

清教徒与圣灵工作

古道译丛·清教徒研究

作 者：钟马田 伊恩·默里 等

译 者：安 娜

出 版：经典传承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：香港观塘巧明街 111 号富利广场 2103 室

电 邮：CCPHservice@hotmail.com

发 行：基道出版社

香港沙田火炭坳背湾街 26 富腾工业中心 1011 室

电 话：(852) 2687 0331

Website：<http://www.logos.com.hk>

承 印：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

字 数：236 千字

版 次：二〇一九年三月 初版（简体）

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

PURITAN PAPERS: On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

Author: David Martin Lloyd-Jones, Iain H. Murray, et al.

Translator: Anna

Published by: Christian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

Rm 2103, Futura Plaza, 111 How Ming St, Kwun

Tong, Hong Kong

E-Mail: CCPHservice@hotmail.com

Copyright© The Committee of the Westminster Conference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*Puritan Papers*

1st edition, March 2019

ISBN: 978 - 988 - 79401 - 2 - 8 (simplified scripts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**©2019 by The Committee of the
Westminster Conference**

All Rights Reserved

威斯敏斯特与会者们发展出来的术语和论述，他们对信心软弱之人充满同理心的教牧关怀，他们劝人在信心上长进的告诫和邀请，都显示出他们对与基督联合的极深见解。如今的学者认为十七世纪的清教徒喜欢病态的自省、以人为中心，这的确是误解了他们。大多数清教徒细致入微地审视属灵经验，是因为他们迫切希望能看清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，好将荣耀归给拣选人的圣父、救赎人的圣子、使人成圣的圣灵。

/ 周毕克 (Joel R. Beeke)

©2019 by The Committee of the
Westminster Conference
All Rights Reserved



ISBN 978-988-79401-2-8

9 789887 940128

Published in Hong Kong
HK \$148.00